

序章

「還是……沒人在嗎？」

停止再按得不到回音的門鈴，他無力滑坐在門前，像個孩子般蜷曲起修長的手腳，將臉深深埋在雙膝之間。

「難道他今天不回來了？」

絕望的感覺在心頭擴大，擱在手邊的塑膠袋裡，冰涼飲料罐泛出淚珠般的水氣，濡濕了裝著蛋糕的紙盒。

「這樣我簡直就像個笨蛋嘛……」

雖然曾想過離開，他卻沒有別的地方可以去。

「為什麼還不回來呢？趕快……回來啊……」他呼喚似的低喃。

走廊靜得令人寂寞，只有手錶滴答滴答的提醒他時間流逝。偶爾經過身旁的人向他投以好奇眼光，但他始終不曾抬頭。

因為他很清楚，他們不是他所等待的人。

在這樣的時刻裡，他更深刻體悟到，自己有多渴望見到他，他需要他……

他無法想像失去對方的自己。沒有了那個人，他就像被撕裂的靈魂。

再這樣下去，他就要發狂了……

突然，轉角的樓梯間傳來一陣熟悉的腳步聲。

他豎耳傾聽，臉上散發出驚喜光芒，起身望向聲音來源。

讓他苦苦等候的人出現在走廊盡頭，身後卻伴著一道嬌小身影。

喜悅心情化為烏有，他怔望著看起來相當登對的兩人，僵硬的唇吐不出完整話語。「為什麼……你們……」

「你怎麼會在這裡？」察覺他的存在，兩人有些尷尬。

他沒有回答，只以責備的視線看著那人。

對方長嘆一口氣，轉頭望向一旁的女孩，語氣格外溫柔。「如果還有事的話，明天再說吧！」

「不用了，你剛才已經回答得很清楚……我先走了。」女孩微微一笑，乾脆的轉身離去。

看女孩的背影逐漸消失在樓梯間，他再也無法抑制激動的情緒，上前揪住那人的領口。「你們剛在說什麼？」

「沒什麼……」對方輕描淡寫的揮開他的手，從口袋裡掏出鑰匙開門。「進去再說吧！」

「為什麼不說？有什麼不能讓我知道的嗎？」

他固執的佇立在門口，對方也堅持不肯鬆口。

「有些事情我覺得不必讓你知道。」

「為什麼我不必知道？」

「沒有為什麼……」

「那就跟我說啊！難道你決定和她在一起嗎？」

「我說了不想讓你知道！」

伴隨著失控的低吼，他被粗魯的拉進屋內，下一刻，他的背脊已貼住門板，整个人被壓制得動彈不得。

「放開我！」

「不要。」逼近眼前的深黑瞳孔，漾著悲愴的神情。「別再為小事對我發脾氣，也不要說那種不負責任的氣話，你明明知道，除了你以外，我的心中再也容不下第二個人。」

「我知道啊……可是……我就是……」

「我只喜歡你而已。」

那人在他耳邊輕聲卻堅定地訴說著愛語，而那就連吐息都溫柔的唇瓣，正逐漸貼近自己。

他深深感覺到，曾經以為被撕裂的另外一半靈魂，正逐漸回歸體內深處。

於是他緩緩閉上眼，仰頭迎上落下的親吻……

「等一下！妳們腦袋有問題啊？我怎麼可能會跟他接吻？！」

突然闖入的抗議中斷了女孩們的熱烈討論，教室裡掀起一陣尖聲撻伐。

「小八！你不要來打擾我們好不好！」

「正講到精采的地方耶！你幹麼破壞我們的幻想啊？」

「妳們才不該用我來搞什麼幻想吧！」邱驤城穿過擅自替他編寫芭樂劇情的女同學們，一屁股坐到最後一排，從背包裡拿出這堂課的指定書，擱在旁邊的座位佔另一個位子。

除了由於身高一百八十公分而得到「小八」這個外號，天生的長腿也讓他吃到不少苦頭，例如得擠在狹小座位裡不斷變換姿勢。

「還有，那裡明明是我家！幹麼講得好像我無家可歸，在他家門口癡癡等他回來啊？三不五時跑來我家鳩佔鵲巢的是他耶！」

「咦？你們不是在同居嗎？」

「我才沒有跟他同居咧！」

面對女孩們詫異的眼光，邱驤城無奈的嘆氣，他已經被問了N次同樣的問題，而且發問者都是認真的。

「他說要買東西來我家吃，我買完負責的部分就先回家，結果不小心忘了帶鑰匙……」

「喔？忘了帶鑰匙啊……」

似乎又聯想到什麼，女孩們對望了一眼，吃吃笑了起來。

「你等他過來，不就表示他有你家鑰匙嗎？」

「而且收得比你還小心耶~~」

「他有我家鑰匙不行喔？！」邱驤城驚覺他在自掘墳墓。

但這些女生也不想想，這種沒事就聚在一起亂嚼舌根的行為，才真的有問題吧。

「妳們別亂猜了，之前我的腳受傷，他好心來接我上下學，我才會給他鑰匙方便進出。」

「可是，你的腳不是早就好了嗎？」

不知誰提出這個疑點，令他一時語塞。就這短暫的停頓，女孩們的妄想立即如連珠炮般發射。

「唉呀，小八就算腳好了，也捨不得老公的溫馨接送嘛！」

「不是啦！當然是因為小八沒有老公叫他起床，誰都叫不起來嘍！」

「才、才不是咧！妳們不要一直老公、老公的叫好不好！」雖然誰叫誰起床的事實剛好相反，但他可沒有笨到自己去補充說明，讓其他人知道被稱為他「老公」的人的確常在他家睡覺。

他們之間確實是清清白白的朋友關係，充其量只不過是有一段又一段剪不斷、理還亂的孽緣罷了！

「真是的，這次又是誰亂跟妳們講我們的事情……」他快速掃視周遭的女同學，瞥見有個人閃閃躲躲的藏在後面，登時恍然大悟。「小芳！一定是妳對不對？就是妳跟大家說那些有的沒的。」

「對不起嘛！」男朋友和邱驤城住在同棟公寓的小芳，尷尬的吐吐舌頭。「可是，我說的也有一部分是真的啊！雖然你老公走進你家之後，我就看不到發生什麼事情了。」

「妳沒看到還跟大家說我跟他接吻？很噁耶！」

「但是根據你們不尋常的關係推測，誰都知道你們夫妻在小小爭執之後，會激情的和好如初啊。」

「亂講！」一聽到「激情」這樣的詞彙，邱驤城氣到頭皮發麻。「他才沒有硬把我拉進家裡，是我自己走進去的。他也沒有親我，說什麼只喜歡我之類的事情，妳們不要再胡亂幻想啦！」

「我說小八啊……」修同一堂課的大四學長，賊兮兮的湊了過來，伸手環住他的肩膀。「你也別嘴硬了，全系都知道你們兩個人有一腿。」

「學長……」無法對學長發脾氣，他簡直欲哭無淚。

每次只要他一落單，就會被大家圍攻，任憑他哭倒在路邊喊冤，也不會有人理會。

「喂！小八，那個勾引你老公被你撞見的女生，就是茗潔學姊吧？聽說她跟你老公告白了耶！」

「小八，你家的老公要自己看好，要是真的被我們班花追走可就得不償失嘍。」

「學長你幹麼跟著起鬨啊……隨便你們說好了……」他沮喪的趴在桌上，懶得反駁那些繪聲繪影的傳聞。

何況一旦提起自己一直極力避免聽見的學姊名字，他就一陣鬱悶。

這時，原本圍在他身邊的女孩們騷動了起來。

隨著由遠而近的腳步聲，一個黑影籠罩了他，就算沒有抬頭，他也知道是誰來了。熟悉的掌心撫上他的髮頂，揉亂他花大把時間維持的時髦髮型。「小八，怎麼了嗎？」

「沒什麼。」他坐起身，以指尖梳理了一下被弄亂的頭髮，將用來佔位子的書本拿開，就不再開口說話。

他不自然的沉默，對方也很快察覺到了。

「學長，你別老是作弄他了。」本名田敵呈，同樣因為身高一百九十公分而被大家暱稱為「小九」的大男孩，向學長露出微笑。「他會在意的，到時候真的和我絕交就糟了。」

「很好玩嘛！小八的反應超有意思，不像你這傢伙都不動如山，無聊得要死。」

「那可真是抱歉了。」以爽朗的笑容應付過去，田敵呈將更為高大的身軀縮進狹窄座位，轉向還一臉不高興的邱驤城，把早點遞給他。「喏，學校旁邊那間的豆漿賣完了，我是到車站附近買的。」

「咦？車站那一家的不好喝耶……」

「小八，你也太不惜福了吧！有得喝還嫌喔？」他的抱怨引起女孩們不滿。

「你不要就給我啦！」

「這是小九特地幫我買的，才不要給你們喝。」懷著報復的心態，他刻意一口氣喝掉大半杯豆漿，還得意的昂起下巴。

「你這嬌生慣養的少奶奶！腳傷都好了，還老是要人家接你上下學。」

「有個溫柔的好老公了不起喔？」

「是又怎樣！」他囂張的把右腳蹺上田敵呈的大腿，示威意味濃厚。「我和小九怎麼恩愛都跟你們無關，這是我們的家、務、事。」

又把最後一點豆漿喝完，他將空杯塞給身旁的好友。

田敵呈早已習慣他們的「互動」，只輕拍他造次的腳，彷彿在說「別在其他人面前這麼親熱」，接著氣定神閒的從背包裡取出書籍和文具。

但邱驤城自認受寵的嬌妻宣言，立即引起女同學撻伐。「小八，你不要太囂張喔！你剛不是還死不承認小九是你老公嗎？」

「少囉唆！我高興的話，坐在他腿上聽課都行。」

「好了，好了！」眼看女孩們的眼睛閃閃發亮，田敵呈出聲介入。「小八，教授再幾分鐘就會進教室了！」

「對喔！不趕快複習的話就慘了，教授最喜歡隨堂抽問了。」

經他提醒，八卦小團體一聞而散，女孩們紛紛回到座位上用功。

邱驤城似則是不悅的靠在椅背上，抱起雙臂睨了好友一眼。「幹麼？我又不是沒坐過你的大腿。」

「不是這個問題吧？」田敵呈露出苦笑，摸摸他柔順的髮絲。「你又想被大家亂傳嗎？」

「哪，小九，我早就想問了。」一旁的學長伸手把邱驤城勾到身邊，笑嘻嘻地捏捏他的臉。「這傢伙有哪一點好啊？除了這張臉好看之外，其他一無可取。」

「學長！你這樣說太過分了吧！」邱驤城立刻嚴正抗議，好歹自己小時候也當過童星。

雖說是童星，其實是拍老家農產品的宣傳海報。而高中時因為外表出色，也兼差拍過一些廣告，還在當時流行的偶像劇裡軋一角，只不過名字被擺在「友人B」的後面。

但他自認除了外貌之外，還有很多優點。

他正想為自己辯駁時，田啟呈已搶先開口。「學長，小八是個很細心的好朋友，也有很多你不知道的優點。」

「噲！情人眼裡出西施的老公宣言出現啦！」學長促狹一笑，放開不斷掙扎的邱驤城。「意思是說，小八的優點只有你知道嘍？」

「你要這麼說我也不反對。」

「說的也是，你們一個是甜橙，一個是香橙，簡直是天生一對。」

「什麼天生一對！」邱驤城不服氣的插嘴，自己只不過比對方矮了十公分，就被當成老婆看待，好歹他也算班上的高個子一族。「我跟小九真的什麼都沒有好不好！」

「對對對，因為那是你們的家務事嘛！」

被學長這麼一調侃，他才發覺自己剛才又一時氣憤而忘了辯解的初衷，隨著那些女孩們的妄想一同起舞。

瞥見田啟呈愛莫能助的苦笑，他不由陷入自我厭惡當中。

明明是要澄清誤會的，怎麼反而越描越黑？難怪每次都會被大家亂傳，原來謠言之火越燒越烈的主因，就在自己賭氣的行為。

其實謠言的開始和這一切的孽緣，都源於一年級的迎新活動。

當時學姊想找的人是田啟呈，隨口喊了一句「呈呈」，沒想到小名同音的兩個人剛好同時回頭。

於是，有好一陣子，同學們或學長姊在他倆同時出現的場合，都會故意喊他們的小名，以他們一起回頭的反應為樂，幾經抗議皆無效。

直到後來學長姊們玩膩了這種遊戲，藉口為了區分稱呼，以身高為他們取了「小八」、「小九」的綽號。

此後，有人提到他，就非得順便問：「那小九也是嘍？」

提起小九，就會有人問：「那小八呢？」

分組報告他倆總是被迫綁在一起，最後乾脆連選課也選一樣的。不知不覺中，這份關係漸漸演變成他人無法介入的兩人世界。

由於他們老是黏在一起行動，為了不讓高個子的兩人擋住其他同學，這三年來，幾乎每個老師都交代他們坐在最後一排，而不管哪堂課，同學們一定都會故意留下中間兩個蜜月席給他們坐。

可這些都還不是最悲慘的事……

「早安哪！」活力十足的聲音闖進邱驤城自憐自艾的世界，抬頭一看，修同堂課又同在系學會的學妹，還帶了另外兩個沒見過的小女生衝進教室，走到他和田啟呈旁邊，誇張的鞠了個躬。

「小八學長，小九學長，早啊！」

「嘉莉，早。」

相對於田啟呈自然的微笑，邱驤城一臉狐疑的望著那三個笑得異常燦爛的女生，久久才回了聲「早」。

只見那兩個不認識的學妹，難掩興奮的圍著方嘉莉咬耳朵。

「真的都超美形的說。」

「他們就是傳說中『有一腿』的學長喔？」

學妹，妳們說悄悄話可以再大聲一點，我全都聽見了啦！

雖然很想吐槽，邱驤城仍忍著不出聲，低頭假裝複習課程。但三人的竊竊私語，還是斷斷續續傳入耳中。

「我就說吧！和他們一起上課很養眼的說，早就叫妳們選這堂課。」

「我哪知道嘛！」

「真是太可惜了。」

知道可惜了吧！如果妳再打扮一下，我說不定可以把妳列入考慮。他偷偷打量著素質還不差的學妹。

「真可惜……我很喜歡小九學長那一型的男生耶！」學妹惋惜的眼光瞄向他身邊。這下邱驤城有點壓抑不住抓狂的衝動了。

什麼嘛！為什麼大家比較他們之後，全都是這樣的結論？為什麼全都覺得小九比較好？自己到底是哪一點輸他啊！

邱驤城「刷」的站起身來，擠開擋在面前的學妹們，站到田啟呈面前。

「小八？」

好友不解的仰頭望向他，但他只緩緩吐出三個字——

「讓我坐。」

「啊？」田啟呈困惑的看著他。「讓你做……什麼？」

下一刻，邱驤城就在學妹們錯愕、女同學們驚喜交錯的尖叫聲中，跨坐在田啟呈的大腿上。

第一章

「哈哈……有夠白癡的啦！」

看著系學會會長捧腹大笑到連眼淚都流出來，邱驤城偷偷瞪了躲在系學會辦公室角落的方嘉莉一眼。

這個臭丫頭！竟然把整件事的過程一字不漏的轉述給所有系學會成員聽，他猜她一定有表演動作。

「會長，有那麼好笑嗎？」

「哈哈……超好笑的！笑到我肚子快痛死了！小八，你，你就這樣……就這樣給人家坐下去喔？還是騎乘位的那種跨坐？靠，真是太好笑了啦！」

身為會長的宋謙書完全顧不得形象，連粗話都飆出來，還笑得前伏後仰，其他前來開會的成員也跟著偷笑。

瞬間成為眾人笑柄的邱驤城，忿忿不平的抱著雙臂不發一語，等待這場風波平息。反觀另一位主角倒是絲毫不動怒，平靜的提醒宋謙書，「會長，別再笑了，不然迎新宿營的經費會審查不完。」

「可是小九，你老婆真的很蠢耶！好好帶回家管教一下好不好，幹麼把你們的床第之事搬到教室來，還直接上演春宮秀啊？你們這根本是公然猥褻嘛！笑死我了

……好想看現場，不過我更想看看你當時是什麼表情。」

「小九哪會有什麼表情啊……」邱驤城小聲咕囁著，一想起好友的反應就很無奈。那時周遭的人都訝異得連眼珠子都快凸出來了，這位老兄卻把手放上他的腰，問了一句——「你這樣坐舒服嗎？」

不知為何，當時現場的女孩們紛紛漲紅臉，尖叫連連，真搞不懂她們是聽到哪裡去了。

後來還是因為教授進門之後，一句「你們夫妻可不可以別疊在一起坐」，才中止了這場鬧劇。

恢復冷靜之後，他再次懊悔自己一時衝動又犯下大錯，真是自作自受。

看他默默沮喪的模樣，田敵呈皺起眉。「會長，如果你還要拿我們開玩笑，我和小八就暫時離開好了。」

「咦？別生氣嘛！我不笑就是了。」生怕系學會裡第一好用的夫妻檔落跑，宋謙書趕緊止住笑，其他成員也有默契的安靜下來。

這兩個合作無間的搭檔都已經三年級了，照道理來講不應該還留在系學會裡，但今年二年級的學弟妹沒有人願意競選會長，原因就在於他們上一屆的成員太出色，嚇跑許多原本有意接棒的人。

經過一陣混亂期和全系討論之後，只好由宋謙書繼續出任會長，而原本的系學會成員，許多人因為職務比想像中辛苦而不願留下，空缺只好再號召二年級的學弟妹補進，最後甚至連四年級的學長姊都挖來用。

「叩叩！」

隨著突然響起的敲門聲，一張亮麗的臉蛋從門後探進來，甜美的笑容裡滿是歉意。「不好意思，我遲到了。」

「是茗潔學姊啊！」

聽見宋謙書喊出自己一直逃避的名字，邱驤城反射性的低下頭。

「沒關係啦！學姊都已經四年級了，我們還硬是邀妳加入，真是不好意思。」

「沒這回事，我既然答應要接下活動組，就一樣是系學會的成員，同樣要遵守規定。很抱歉我遲到了，下次我會注意的。」

「既然學姊都這麼努力了，我們也該開始認真討論迎新宿營啦！」

邱驤城在心中暗虧「早該這麼做了」，眼睛則不由自主的偷偷窺視學姊的一舉一動。

蔡茗潔環視系學會辦公室，最後走到田敵呈身旁的空位。那是大家開玩笑說不打擾他們兩人世界時，故意在他倆旁邊各留下的空位。

不知是否刻意忽視眾人的安排，蔡茗潔向田敵呈微笑點頭，態度自然的坐了下來。她的舉動引起一陣騷動，不少人開始竊竊私語。

「喂！小八學長。」隔了一個空位的學弟湊了過來，悄聲道：「茗潔學姊坐在你老公旁邊耶，所以傳聞是真的嗎？」

「什麼傳聞啦？」

「她向你老公告白的事情啊！」

「我不知道！」不知道才怪。

邱驤城隨便打發了學弟，以眼角餘光偷瞄田啟呈的反應。然而，對方和往常一樣，並不在意蔡茗潔的到來，仍是那副老神在在的模樣，認真聆聽其他組的報告。也是啦！他想不到田啟呈有任何理由感到不自在，真正該尷尬的應該是自己。因為就在幾天前，自己才向茗潔學姊表白被拒。這件事除了兩個當事人，就只有好友知道。

——咦？你和小九不是在交往嗎？

當對方訝異的說出這句話，他根本沒有什麼感覺了。他早已不記得大學三年來，有多少次向心儀的女生告白，都是因為同一個理由宣告失敗。

正當他哀嘆自己悲慘的遭遇時，一本筆記本推到他面前，抬眼一看，只見田啟呈以眼神示意他看。

筆記空白處寫了一行字——你還是很在意她嗎？

什麼啊！狠狠瞪了田啟呈一眼，邱驤城在本子上寫了「才不是」三個字，沒好氣地推了回去。

對於被甩或被拒絕的事情，他並沒有太難過，只覺得「又來了」……

或許是因為從小父母離異，少了母親在身邊，因此他特別憧憬年長的女性。國三時的初戀對象是高中部的學姊、初體驗是英文補習班的混血女老師，而且全都是對方先追求他。

但交往沒多久，對方就以「你的個性和外表不太一樣」、「你比想像中還要幼稚」之類的理由甩了他。

於是他開始改變戀愛的模式，如果察覺到有人對自己有好感，他就會想要先試著和對方交往看看。

只不過，所謂的「好感」，往往都是他自己會錯意，就像這次……

自從和田啟呈一同加入活動組之後，茗潔學姊就常常和他倆湊在一起工作，他也感覺到對方的目光經常聚集在自己身上。

沒想到，學姊從未把他放在眼裡。她真正的目標，是他身邊的田啟呈。

自從發現他倆沒有任何不純潔的同性交往，她開始對好友展現真正的興趣，明顯到很多人都察覺她對田啟呈的好感。

儘管稱謂上是學姊、學弟，其實田啟呈比同屆的學生年長了兩、三歲。

相對於自己的富裕家境，田啟呈的家庭狀況不太好，高中畢業後原本打算直接就業，後來不知為何改變心意，兵役結束後才專心唸書考大學。

比起老被評為「幼稚」的自己，在同儕間更顯成熟穩重的好友，會受女同學及學妹的愛慕也是理所當然的。

可是……可是他就是覺得不甘心啊！

越來越想大吼的邱驤城，趁田啟呈還沒有回覆前，搶回筆記本寫了「該在意她的是你吧」幾個字，然後才塞給好友。

仔細看了他寫的內容，田啟呈露出苦笑，雖然寫下回覆，最後卻擅自劃掉，擱下筆不再回應。

邱驤城也賭氣的別過頭，假裝專心聆聽會長對各組報告的總結，其實一個字也沒聽進去。

「我幹麼這麼煩躁啊……」邱驤城「喀哩喀哩」的咬著原子筆蓋。

那天小芳撞見他們在門口爭執的事情，有部分是真的。

但真相一，自己的口氣沒有小芳形容得那麼衝，他只是「稍微」大聲一點問好友為什麼和學姊在一起，還慢吞吞地回來，害他在門外等了很久。

真相二，田啟呈完全沒有吼他，只是淡淡說不方便告訴他學姊的話。

當然，他也沒有再繼續追問。不過沒多久，就傳出學姊已經告白的消息。

真相三，自己的確很好奇田啟呈對學姊的回應。

只不過至今他還沒有勇氣，再次開口向對方求證是不是真的被表白，以及是不是會接受……

撞見那兩人一同出現的場景就讓他很不是滋味了，萬一田啟呈要和學姊交往，他一定會抓狂。

至於自己究竟是不滿哪一點，邱驤城也說不上來。也許是因為拒絕了他的人卻向田啟呈表示好感，讓他面子掛不住。

另一方面，可能是他不能接受自己總比不上對方的挫折感。又或許是……總之他無法確定究竟是哪個理由讓他對這一切莫名在意。

「小八，你肚子餓了嗎？」宋謙書突如其來的提問，讓邱驤城立刻成為眾人的焦點，一時不知該如何反應。

「咦？沒有啊！小九有買炒麵麵包給我吃……」

「哇！就是學校門口要排很久的那間嗎？」宋謙書露出稍嫌誇張的羨慕的表情，邱驤城沒有發現自己認真的回答，已讓許多人努力憋笑。

「可是我看你連筆蓋也啃得津津有味，這種小東西應該無法餵飽你吧？有不滿足的地方要跟你老公說啊！」

細想就覺得下流的雙關語，立刻引起一陣哄堂大笑，幾個學妹慢了幾秒才意會過來，紛紛紅了臉。

眼看自己又淪為笑柄，邱驤城氣得說不出話來。

而身旁的田啟呈已站了起來，即使依舊沉默不語，但高人一等的身軀散發出驚人的壓迫感，讓現場所有人驟然噤聲。

「好好好……是我不對，你不要帶小八走，迎新宿營還得靠你們去探路咧！」宋謙書趕緊陪笑臉，將話題拉回開會重點。「總之，今天各組提出的預算沒有什麼大問題，剛剛指出的地方只要稍作修正就可以了。下星期就要舉辦迎新宿營了，大家要進入最後衝刺嘍！」

再交代一些瑣事，說了幾句激勵成員的話，宋謙書宣佈散會。

冗長的會議結束，辦公室裡的氣氛頓時熱絡起來。大家開始討論接下來要去哪裡吃宵夜，或者結伴夜遊的計畫。

但這些都和邱驤城無關，他喜孜孜的看了看手錶，把所有東西一古腦的扔進背包裡。

「小八，我今晚可以去住你家嗎？」

「咦？」聽到好友的請求，邱驤城發覺自己完全忘了這檔事。

為了星期六下午到星期天晚上能排出時間前往宿營地點探路，在花店打工的田敵呈，刻意排了星期六的早班。

打從兩人熟識開始，如果好友因為開會或打工拖到太晚，不方便回太遠的租屋處，多半會住在他家。只不過，這次他沒辦法好心配合。

之前去花店探田敵呈的班，認識了一個看起來還滿可愛的女孩子，他們已經約好今晚要用視訊聊天。

自從上大學以來，自己就因為和男人牽扯不清，都沒有機會談真正的戀愛，前一陣子還被拒絕，他必須好好把握新的機會才行。

「今天不行，我有事。」邱驤城心一橫，直接拒絕了好友。

田敵呈似乎還想說些什麼，卻被宋謙書打斷了。

「不會吧！小九，你被老婆趕出家門了喔？」

邱驤城裝作沒聽到這些揶揄，不給自己反悔的機會，拎起背包就打算離開。

「你沒忘記吧？今天要在我家召開『第三十八屆特調酒兼雞尾酒大會』喔！」一聽到這個恐怖的聚會名稱，他下意識停下腳步。

「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有點累了。」田敵呈的聲音的確瀰漫濃濃倦意。

「既然都被老婆甩了，就來參加嘛，大家都很期待你來耶！你已經藉口蹺掉多少屆了啊？」

這個渾蛋會長！不去當然是因為小九不會喝酒啊！

如果說學姊的隨口呼喚成就了兩人的孽緣，那麼促使他們關係密切的原因，就在於自己是唯一見過好友酒後失態的人。

第一次目睹那場面，是在迎新活動結束後的「第一屆特調酒兼雞尾酒大會」，主辦人當然是萬惡的宋謙書。

所謂的「特調酒」或「雞尾酒」，其實就是亂七八糟的瘋狂混酒。

大家都以為外表成熟的田敵呈應該很海量，誰知道他才喝了兩杯，就「咚」的一聲栽在桌上昏迷不醒。只因為有同樣的小名，喝到茫的眾人就拱他去關心田敵呈，他也因此逃過一劫，免除喝掛的命運。

最後，因為宋謙書的鄰居敲門抗議，瘋癲灌酒大會才結束。

那些已經神智不清、舌頭打結的學長們，故意把不省人事的田敵呈推給他，要他好好照顧。

當時他們還不熟，可也不好放著同學不管，他只好先將這大塊頭帶回家，把人扔在床邊後，自己也累倒在床上。

沒想到，眼睛閉上還沒幾秒鐘，恐怖的事情就發生了……

之前搖都搖不醒的田敵呈竟翻身起來，自己問了他好幾次「你酒醒了嗎」、「要喝水嗎」，他全都充耳不聞，然後擠進他的被窩，怎麼推也推不動。

精疲力盡的他也懶得反抗，打算忍耐到天亮就好。誰知道……誰知道！自己的好心，根本就是引狼入室！

誰都沒想到那個外表正直到帶點禁慾味道的田敵呈，醉後的樣子簡直跟淫魔沒兩樣！爬上床之後不但對他上下其手，把他全身摸遍了，還攫住他的臉頰猛親，無論他怎麼推拒、咒罵都無效。

更令人尷尬的是，田敵呈竟然拚命揉蹭他的屁股，最後露出心滿意足的笑容，才再度昏厥過去。

認為自己被輕薄的邱驤城相當憤怒，也覺得對方醒來以後一定會搞失憶。

出乎意料的是，對方竟將細節記得一清二楚，當時儘管因宿醉而臉色發白，仍頻頻向他道歉，懊惱到只差沒撞牆謝罪，害他又氣又好笑，也不忍苛責。只好自我催眠，被摸個幾下也不會少塊肉。

之後，田敵呈總是盡力避免參加要喝酒的聚會，如果不得已一定要出席，也會拉著他一起去。

而自己的首要工作，就是當他的擋箭牌；要是好友無可避免地被灌酒時，得趁被別人發現他不勝酒力和有惡劣酒癖之前，趕緊把人打包帶回家。

之前他的腳會受傷，就是因為在下大雨的夜晚把田敵呈扛回家，整個晚上都在努力抵抗對方的魔掌——那次最誇張，好友連手都伸進他衣服裡了。

等醉鬼清醒了，他想去便利商店買早餐止飢，卻因睡眠不足，下樓時失神踩空、摔了個四腳朝天，右腳更嚴重扭傷，好一陣子不能走。

出於內疚，此後田敵呈對他的呵護就更加無微不至。

明明回家的方向相反，卻每天當司機載他上下學，其他舉凡上課筆記、報告用的資料、三餐加點心……不等自己開口，對方都替他準備得妥妥當當。

甚至自己不小心弄丟前女友送的仿紅寶石小耳環時，田敵呈也費盡心思替他找到同款的，因為他知道那是自己最喜歡的耳環。

如此回想起來，對任何人都和氣，卻也都不親近的田敵呈，只有面對自己的時候，才會溫柔體貼到令人覺得奢侈。

而自己……也不討厭這種被寵溺的感覺。

「小九，這次你可沒有老婆當擋箭牌了吧？」簡直像貪杯的中年上班族，宋謙書勾住田敵呈的肩。「人家都說不要你陪了，你也該來陪陪哥兒們。」

「如果下次有不用喝酒的聚會，我很樂意參加，不過我今天真的撐不住了。」

田敵呈為難的笑笑，表情有如推不掉無賴上司邀約的部屬，但其他與會的學弟們也跟著嚷嚷起鬨。

「厚！學長你一直拒絕，會傷我們的心喔！」

「對嘛！以前你說是為了小八學長，還情有可原，可是今天小八學長拋棄你了說。」

「而且嘉莉還有茗潔學姊也說要去耶！來嘛，會很好玩……」

「搞什麼！你們是酒鬼喔？」

突然聽到怒吼，在場的人全都愣了一下，才發現聲音來自尚未離開的邱驤城。

只見他一個箭步上前，拉住田敵呈的手臂，往自己身後一扯。

「他都說已經很累了，你們幹麼一直勉強他？」

「小八，你越來越有人妻的架式了嘛！」眾人紛紛出聲揶揄。

「那又怎樣，我現在要帶他回家了。」

「咦？！」

所有人莫不瞪大了眼，連田敵呈也難掩驚訝。

對眾人的目光視若無睹，邱驤城將好友的文具掃進背包裡。瞥見筆記本上被劃掉的那行字，胸口登時一緊，而同時，又有一股力量源源不絕的湧上心頭。

「小八，你會不會太善變了？」宋謙書語調平靜，但誰都聽得出調侃的意味。「剛才說有事、不給老公回家的人不正是你嗎？怎麼一聽到喝酒，就像潑婦一樣不准人出門啊？」

「剛才才是剛才，現在我已經改變心意了。」將收拾好的背包塞給田敵呈，他昂起下巴，斜睨宋謙書。「這可是會長你自己說的，小九得負責餵飽我，我迫不及待想把他帶回家享用了。所以，他沒空參加你們那些『沒人要兄弟』的聚會！」

「哇……太噏了吧！超大膽的宣言！」

「都老夫老妻了，還能這麼火熱喔？」

將口哨聲拋諸腦後，邱驤城強硬地抓住好友的手，帶他離開吵鬧不休的辦公室。學姊算什麼、正妹算什麼，和她們相比，解救對自己照顧有加的好友更重要！

然而，儘管邱驤城對自己的高尚情操感嘆不已，卻在發覺自己的週五夜晚只能面對無法破關的電動時，還是後悔了。

「這到底算什麼啊啊啊啊……」邱驤城忿忿不平的握拳，仰天嘶吼。

看著門牙縫超大、眼睛暴凸的醜陋兔子佔據整個螢幕，還不斷發出「噠啊啊啊」、

「哇啊啊啊」的吵鬧聲，他只能用痛擊牠們來發洩怨恨情緒。

「還是過不了關？」害他落到如此下場的罪魁禍首，微笑著站起身來。「你先休息一下吧！一直玩電動，眼睛和手會受不了的。」

「知道啦！你去洗你的澡，之後再換你玩格鬥遊戲。」邱驤城關掉電動，沒好氣的揮手。

「那就先謝嘍！」

好友從「他家」衣櫃取出換洗衣物，自然地走進「他家」浴室，浴室的洗手台上，甚至有兩副牙刷和盥洗用具。

衣櫃裡放著好幾件一看就不屬於自己的衣物，那是田敵呈之前留在他家忘了帶走的，好像也沒意思帶走，久而久之，他乾脆多準備一個抽屜，專門放好友的衣服。漸漸的，茶几上多了一個馬克杯，碗櫥裡也有兩個碗公和兩副筷子。現在就連自己的臥室裡，也多了一床棉被和枕頭。

為什麼他就這麼自然而然的讓一個男人入侵自己的生活啊？

為了排解鬱悶的心情，邱驤城拿起最近熱衷的推理小說，打算一口氣看到結尾。

「凶手絕對是臨時請來的園丁，才不是死者的太太咧！小九，這次我贏定了！」話說回來，就連這本書也是田敵呈留下的。他原本對小說沒有任何興趣，因為字太多，會讓腦袋和眼睛很累。

有一次太無聊，他隨手拿起好友忘在沙發上的小說，沒想到一翻就迷上了，後來兩人不但常常討論劇情，還比賽誰能猜出真正的凶手，不過他目前以二勝四負暫時落後。

不知不覺中，這類的小說越看越多，簡直就像田啟呈將病毒傳染給自己一樣。諸如此類的事情還很多，只聽流行音樂的自己，現在 CD 架上竟多了搖滾樂；以往他只會看男性服裝和髮型雜誌，最近也開始出現電玩週刊。

「搞什麼，小九這傢伙簡直就在我家生根了嘛！」得到這個結論，邱驤城毫無自覺的噘起嘴。

難怪會被大家傳說他倆在「同居」，他們現在根本已經是半同居的狀態了，雖然其中並沒有「情侶」的情感基礎。

「對了，小八！」還在暗自感嘆彼此關係的奇異演進時，浴室裡的田啟呈突然打開門叮嚀。「今天上課的筆記別忘了抄，下星期有人想借。」

「好啦！你專心洗澡好不好！」幹麼像個老媽子一樣囉唆？

無謂的埋怨好友打算把筆記借給其他人，他擱下還沒看幾行的小說，從兩人的背包裡分別取出筆記本。

沒翻幾頁，今天兩人在開會時傳的對話浮現眼前。

當時田啟呈毫不遲疑地寫下的那行字，在被劃掉的線條下依然清晰可見——我只在意你的想法。

在那一刻，他深知自己是被重視的，說不感動絕對是騙人的。

視線凝聚在被刪除的回答上，他不禁揣測起他們三個人今後的關係。如果學姊真的要求跟小九交往，他會答應嗎？

之前自己對學姊抱有好感的時候，曾不斷跟田啟呈提過學姊有多聰慧、多漂亮。那時他就跟往常一樣，只是默默聽著，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反應。

但他本來就是對異性態度冷淡的人，就算真有喜歡的對象，大概也不會表現出來。假設他對學姊動心，也可能顧忌自己而不答應；也有可能已經答應了，卻在人前裝作不相往來，等待時機才開誠布公。

「我幹麼管那麼多？他要跟誰在一起關我什麼事！」沒抄幾個字又開始煩躁，邱驤城豎耳聆聽浴室裡的水聲一會兒，接著起身推開窗戶讓室內通風。

他走回電視櫃邊，從底下的小抽屜掏出菸盒和菸灰缸。「嘖！只剩兩根了……」

從皺巴巴的紙盒中抽出一根，他將最後的一根菸塞回抽屜裡。

他曾跟田啟呈約定要戒菸，甚至在被同學譏諷不可能成功之後，當眾許下惡毒的誓言……

但這香菸是約定前就買下的，也不算違背誓言。

「真是的，這裡明明是我家，我幹麼還偷偷摸摸的啊……都怪小九那傢伙太嘮叨了。」其實也可以不理會，但他卻怎麼也無法忽視對方的關心。

走到窗邊，點上菸深抽一口，他第一次覺得，就連尼古丁也無法安定他起伏不定的心情。更何況好一陣子沒抽了，香菸的味道苦到不可思議。

「小八，我的毛巾呢？」

突如其來的聲音嚇了邱驤城一跳，他趕緊捻熄只吸了一口的菸，扔到樓下的庭院裡。

糟糕，不會被看到吧？

戰戰兢兢的回過頭去，就見只穿了運動短褲的田啟呈站在浴室門口。

「你說毛巾嗎？等我一下。」為了轉移好友注意力，他衝到後面陽台拿了一條毛巾，直接蓋上對方濕透的髮頂。

「謝謝。」邊用毛巾擦拭短髮，田啟呈跟在他身後回到客廳，湊過去看他。「抄得怎樣了？」

水珠滴落在筆記本和地板上，邱驤城怒吼著把那顆頭推開。「頭髮要好好擦乾，別滴得到處都是！」

「抱歉……」田啟呈聳聳肩，卻突然皺起眉頭，彷彿聞到什麼異味。心中暗叫不好，他趕緊隔著毛巾用力搓揉好友的濕髮。「不是跟你說要趕快擦乾嗎？還在磨蹭什麼！」

「可是……」

「這樣太慢了，我幫你吹啦！」他擅自拿來吹風機打開，將熱風吹上好友的腦袋。

「喂！小八……」田啟呈像剛洗完澡的大狗不斷扭動掙扎，但好友仍然堅持替他吹乾。沒多久，田啟呈也放棄掙扎了，低頭任憑吹風機轟炸。

原本只是為了拖延時間讓殘留的菸味消散。但清爽的髮絲從指縫間滑過的感覺太好，不染不燙的短髮，再怎麼被粗魯的揉亂，只要稍微一吹就恢復乾爽輕盈，讓邱驤城很有成就感。

「髮尾 OK 了。小九先生，請把頭抬起來一點，眼睛也要閉起來喔！」

「好。」對方倒是很配合他的髮藝沙龍遊戲，不但仰起臉，還乖乖閉上眼睛。看田啟呈擺出這副像少女等待初吻的模樣，他憋笑握好吹風機，替好友吹整瀏海，那顫動的睫毛看起來好像被欺負的狗狗，是說那些老說喜歡他這型的女生們，一定看不到小九這麼有趣的表情吧！

除非有一天，這個表情不再是自己獨享……思及此，邱驤城原本興高采烈的心情變得黯然。

自從學姊出現以後，他總覺得小九會先交到女朋友，然後拋下他……

如果小九和學姊在一起了，他會用什麼樣的表情吻她？會和她做愛嗎？既然要交往的話，總有一天會走到這一步的吧！

再怎麼說，他們都是正常的、喜歡女孩子的男生，頂多只是感情很好而已，不可能一直在一起不分開，也不可能像那些女同學們的想像一樣。

有一次愛拿他倆作文章的女同學，拿了本奇怪的漫畫給他看，裡面兩個男人交纏呻吟、連結合處都看得一清二楚的畫面，讓他渾身發毛。

那時他才發現，那些看起來純情靦腆的女孩子們，是用什麼樣的眼光看待他和小九。

但是，他不可能和小九接吻，更不可能痛哭流涕地說「我喜歡你」，然後把兩腿一張，說什麼「快點進來」之類的話。

嗯……他會這麼想，是因為他很清楚，那些女生擅自把他視為「被」進去的那個。被喝醉的好友摸個幾下也就算了，真要進行那種行為，他肯定不會有任何生理反應。

他悄悄打量比自己高上十公分的田啟呈，小九雖非肌肉型猛男，但比自己結實的軀體，怎麼看都不會讓他興起想觸碰的渴望，遑論產生性慾。

面對這種裸體怎麼可能硬得起來啊？當然是女孩子軟綿綿又有曲線的身體比較好……

小九這傢伙應該也是吧！

平常雖然老是被大家調侃，但說得太過分的時候，再怎麼溫和的人，也會明顯展現怒意。

「所以說，你一定也不想上我吧……」

「什麼？」沒聽清楚他的低語，田啟呈疑惑的抬眼瞧著他。

對自己剛才的想法感到羞愧，邱驤城嚷著「沒什麼」，關掉吹風機。「好了啦！應該都乾了。要開冷氣嗎？雖然秋天了，天氣還是很熱。」

「我只是不喜歡吹風機的熱風。倒是你……」田啟呈伸手探向他的後頸，撫摸他之前刻意修剪造型的髮尾。「頭髮又長了，不熱嗎？」

「還好。不過的確一個月沒剪了。」

「要剪嗎？」雖然這麼問，田啟呈的指尖卻纏住他的髮尾玩弄，還把臉湊近仔細觀察。

回了一句「暫時不想」，邱驤城沒有阻止他的行為，反而因為覺得很舒服，乾脆由著對方去了。

「小八。」

「嗯？」

當他差點像隻被撫弄的貓兒般舒服地眯起眼時，耳畔傳來好友語氣嚴厲的質問。

「你又抽菸了嗎？」

「才、才沒有！」他嚇了一跳，直覺想拉開距離，但背後就是沙發，他無處可逃。田啟呈的臉上寫滿不信任，湊上前嗅著他的唇瓣，高挺的鼻尖幾乎抵上他。「不可以對我說謊。」

「我……」才一開口，他就趕緊捂住嘴，只見田啟呈的臉色越來越難看。

「小八，把手拿開。」

「我剛沒刷牙，有口臭。」

「那我聞聞看。」

「你是變態嗎？我看你根本就是覬覦我很久了，想趁機跟我接吻吧？只要我一張嘴，你就會把舌頭伸進來。」邱驤城緊張到語無倫次，連不該說的話都扯出來當藉口。

「小八。」田啟呈寒著一張臉，撐開雙臂將他困在沙發一角。「你答應過我要戒菸對不對？」

「所以我沒抽啊！」

「我再問一次，你是不是抽菸了？」好友寬闊的身軀阻擋他的逃亡路徑，兩人的下半身緊貼彼此，他幾乎無法動彈。

「我……沒有……」

對方的目光認真得恐怖。與他相識三年，邱驤城第一次覺得這溫柔的男人很危險。他還在恐慌之中，田敵呈已趁隙拉開他的手，另一手迅雷不及掩耳的攫住他的下巴。

眼看那張熟悉臉龐在面前急遽逼近放大，接著一股力量壓上自己的唇瓣。

「唔？！」邱驤城詫異地瞪大了眼，充滿熱度和彈性的觸感，提醒他沒有誤解現在的狀況。

——自己被吻了？被同樣是男生的好友強吻了！

更誇張的是，有什麼濕熱的東西正鑽進他因過度驚嚇而大開的嘴，如同要找出殘存的證據，舔弄著他的口腔內部。

那個……那個東西，還真的伸進來了啊！

驚嚇大於錯愕，邱驤城死命扭頭躲開，但無論他怎麼掙扎，仍被緊緊壓制，最後他顧不得粗魯，強硬以手肘架開田敵呈。

「夠了沒啊？！」活動活動發疼的下巴，他狠瞪了好友一眼。「要不要親得這麼過癮啊？」

「你嘴裡明明就有菸味。」

「你是狗嗎？來真的啊？」

「這還不算真的。」

話剛說完，田敵呈那漆黑如墨的瞳孔再一次逼近眼前，逼得邱驤城不自覺地往後退，背部抵在沙發上。

「你再也不說實話，我就再來一次，而且比剛才更真。我再問最後一次，你到底……」

「有啦！有啦！我有抽啦！」受不了這種宛如酷刑的逼問，邱驤城只好坦白。但即使如此，田敵呈眼中的責備之意卻絲毫未減。「為什麼？我們不是說好了嗎？」

「因為我心情煩躁啦！」

「有什麼事情讓你心煩成這樣？甚至違背約定？」

他沉默了。總不能老實說出自己是在思考他們之間的關係吧！這樣不是很娘嗎？

「有心煩的事情為什麼不說出來？」

「我覺得那不是什麼值得提的事……」

「那就不應該以這種事為藉口。難道你忘了，是你自己跟大家說的，如果沒有成功戒菸，就要在所有人面前被我侵犯。」

「哇啊啊……」被提起自己最不想聽見的話題，邱驤城以大叫掩蓋。「我沒忘啦！」

「你想讓那種事情成真嗎？」

「當然不想……可是我也不算違反約定，我之前買的菸本來就沒有抽完啊！我只是沒有主動跟你說而已……」他心虛的窺視田敵呈的表情。「還有，你又不可能真的

侵犯我，應該會覺得噁心吧……」

「我吻你的時候，你覺得噁心嗎？」

「是沒有想像中噁心啦！只是很怪異……」

他的話還未說完，田敌呈條地站起身來，默默走向浴室門邊的衣櫃，隨意拿出一件T恤套上，接著開始收拾背包，往門口走去。

他趕緊追上前拽住好友。「你要去哪？」

「回家。」冷淡的拋下兩個字，田敌呈已經開始穿鞋。

「咦？你不是說今天要住我家嗎？而且你明天一早又要去打工耶！」

「我還是先回去整理行李好了。」

「你留在我家的東西就已經夠用了吧？都這麼晚了，你家又不近，明天還要再跑來打工不是很累嗎？」

「總之，我今天想先回家。等我明天打工結束，就直接出發。」

「喂！小九。」邱驤城硬是叫住他，口氣也不耐煩起來。「你到底在生什麼氣啊？」田敌呈收回伸向門把的手，卻始終沒有回頭，只是沉默的注視著門板。兩人誰也沒有開口，彷彿在考驗對方的耐性。

最後，先受不了這種尷尬氣氛的人是邱驤城。

「好啦，這次是我不對嘛！是我沒有向你坦承還有剩下的菸，但我是因為心情很煩才會這樣，下次我一定……」

「你還是無法停止在意她吧？」

「啊？」

「讓你心煩的原因。」

花了好半晌，他才聽懂田敌呈口中的「她」，正是筆記本上的「她」，一把火頓時在心底燃燒。「你有完沒完啊！我不是說了我沒有嗎？」

「你哪一次不是說沒有？」

「就真的沒有啊！」

「你剛才也對我撒謊說沒有抽菸，不是嗎？」

「我……」無法反駁，邱驤城自暴自棄的放低音量。「……難道你就沒有說過善意的謊言嗎？」

「我不會說那種話，事情該怎樣就是怎樣，只有委婉解釋和直話直說而已，絕對不能說謊。」

「那麼……如果我說……」

如果我說不要你跟學姊交往，你會不會聽？

望著田敌呈的背影，他記得好友說過只在乎自己的想法，所以，只要他表達反對，事情就會照著自己所期望的方向發展嗎？

只不過，他沒有說出口。

又是令人難耐的沉默，可這一次，換成好友推門離去的聲音突破了這層寂靜。

「我走了。」

他也沒有出聲挽留。門外的腳步聲急速遠離，直到無聲無息。

緊盯著掩上的門，就算把門看出一個大洞，門外仍一片靜悄悄的，沒有任何聲響。小九這傢伙，還真的說走就走。

「什……什麼嘛！」邱驤城氣呼呼的回到客廳，一屁股坐上沙發，抱著雙臂。「你明天起不了床遲到，就不要給我哭！我都已經道歉了，還要我怎樣？我又不是故意的，我也反省過啦！真是的，氣死我了！」

但再怎麼碎碎唸也無法平息胸中的怒火，害他甚至想抽掉剩下的那根菸。可好友嚴厲又失望的表情在腦海浮現，他還是把手塞回口袋裡，焦躁的揪緊。

有一次他被同學和學長嘲笑，說以他微薄的意志力根本不可能戒菸，當時唯一站出來替他說話的人，就是田敌呈。

——小八是很有毅力的人，我相信他。

結果，最後連仗義執言的田敌呈也無法倖免，還被眾人訕笑「八成是被老婆水汪汪的眼睛欺騙」、「管不住老婆」之類的話。

他一時氣憤，便不經大腦的發出那種蠢到不行的誓。

但話說回來，他也是知道田敌呈不可能真的把他怎樣，無論是生理上或是心理上都不可能。

但真的被他親吻的時候……其實不算是親吻，應該說是兩人嘴對嘴地「深入接觸」，倒也沒有想像中那麼令人作嘔。

或許是自己受到太大的驚嚇，反而神經麻痺了。

但回想起被田敌呈困在沙發一角的情景，邱驤城仍不寒而慄。

以前就算被上下其手很多次，他也不認為自己會被壓倒。但在那時，他確實有種自己會被剝光強暴的錯覺。

現實可不像漫畫裡描繪的夢幻世界那般美好。

他不可能被強暴還喊著「好棒」、「好舒服」之類的話，然後向小九表白「我愛你，所以我原諒你」，最後兩個人幸福快樂的在一起。

他們才不是那樣夢幻到難以置信的關係……那他們到底是什麼關係呢？

或許在外人看來，自己太過於倚靠小九的照顧。可有些時候，其實小九也是依賴著他的。

一般的好友，應該不至於像他們這樣互相依賴。可如果不是好友，還能有什麼？

「我可不想要這麼囉唆的媽媽……」邱驤城疲憊的倒臥在沙發上。這裡剛才還存在著另一個人的體溫，現在卻恢復成寂寞的溫度。

第二章

再怎麼感情深厚的朋友都會起爭執，反正過幾天就沒事了。

邱驤城認為，憑他和田敌呈歷久彌堅的友情，第二天對方還是會來他家樓下接他，自己則會若無其事地坐上機車後座，兩人一起向迎新宿營預定的地點前進。途中自己可以引導對方與他閒聊，等尷尬的氣氛消除後，他們就這樣自然而然的和好了。

不過——眼前這是怎麼回事啊？

「誰有帶撲克牌？好無聊喔！」

「我有帶！不過我們有八個人，怎麼玩？」

平穩行駛的火車上，有一節車廂特別喧嘩。處於這群吵鬧不休的年輕男女中，邱驤城不耐煩的皺起了眉頭。

「吵死人了……明明是我跟小九要去探路，你們幹麼跟著來啊？害我們也得跟著坐火車。」

「身為系學會會長，為免你們用系費假借探路之名，行荒淫蜜月之實，才會特地前來監督。」宋謙書悠哉的蹺起腳，謊話說得臉不紅氣不喘。

「誰跟你蜜月旅行啊！」他沒好氣的翻了個白眼。當初明明是這個爛會長指名他倆去探路，如今竟說這種風涼話。

不理會宋謙書不知死活的補了一句「也是，你們都老夫老妻了嘛」，他別過頭去，看著窗外飛逝的風景。

原本講好是他們兩人一起騎車去，小九說要走海線，他們可以看到漂亮的海景，運氣好說不定還能看見夕陽，晚上再去宿營夜遊的地點瞧瞧，讓他很期待這次的出遊。

他本來期望可以趁機解決昨晚的小磨擦，沒想到身後拽了一大堆跟屁蟲，害他的計畫全泡湯了。

彷彿嘲笑他的落寞，後座不時傳來笑鬧，穿插著令人在意的說話聲。

「你真的差點打工遲到？沒有被那個第二店長罵吧？」

「還好啦！」

「咦？他不是很兇嗎？」

「你們在說蕭蕭花坊那個長得很美的第二店長嗎？他好像也是我們學校的學生耶……」

「真的嗎？！」

邱驤城忍不住偷聽，只要聽見田啟呈開口，心裡就百般不是滋味。自己可是在家裡懊惱了半天，最後還落得輾轉難眠的下場，只好打電動打到凌晨，才昏昏睡去。沒想到，睡眠不足又一早被人吵醒，昏昏沉沉的他一打開門，赫然發現門外竟站了一大排人，就連茗潔學姊和嘉莉兩個女孩子都在。

他在眾人的笑和催促中鑽進屋裡穿衣服、整理行李，然後連拉帶拖的被拎到火車站。

啥都沒吃、沒喝，就這樣莫名其妙的上了火車。

「啊……好餓……」他低聲咕嚕著，餓到胃都糾結了。

但誰叫自己上了車還一直呈現恍神狀態，一回神，就發現只剩下萬惡宋會長旁邊的位置而已。

而小九身旁的座位已經被茗潔學姊大剌剌佔據了。這是他有生以來，第一次對一個女生湧起強烈的厭惡感。

到現在，他都還沒有機會和小九說上話。

如果是以前的話，小九早就準備好零食讓他充飢，如今卻只有火車上的水可以喝。落到如此下場，也太悲慘了吧！

「小八學長，你要不要吃蜜餞？」當他陷入苦惱中時，一道活力十足到稍嫌刺耳的聲音從頭頂傳來。

抬頭一看，臉上掛著燦爛笑容的方嘉莉正趴在椅背上，向他遞出一包顏色鮮豔的食物。

忍著捂鼻子的衝動，他連微笑都擠不出來。「不用了，謝謝。」

「咦？小八學長今天沒戴耳環啊？」方嘉莉突然向他伸出手，沾上些許糖漿的指頭眼看就要碰到他的臉，幸好最後只撥開他覆蓋在耳朵上的髮絲。

「耳環？」他下意識的摸摸耳垂，才赫然發現，自己最喜歡的耳環竟然不翼而飛？！糟糕！凌晨迷迷糊糊睡著了，不曉得是掉在床上，還是掉在客廳……沒有察覺他的不對勁，方嘉莉再次向他空盪盪的耳垂探出手。「沒看到你戴耳環還真是不習慣耶。」

「嘉莉，妳還沒洗手喔！」後方傳來的柔和嗓音，立刻阻止她造次的指尖。

不用回頭，邱驤城也知道那溫柔的聲音屬於誰。

明明之前那麼想和對方說話，此刻他卻不明所以的退縮了，選擇轉回座位上端坐著。

方嘉莉則趕緊收回手，心虛的吐吐舌頭。「對不起嘛！我不是故意的。」

「妳要不要先把蜜餞收好？等一下他們要玩撲克牌。」

「咦？真的嗎？」方嘉莉嚷著「都不叫我」，便衝向車廂間的洗手間。

「小九，你終於來接老婆啦！捨不得被別人碰喔！」看著跨出走道繞到他們身邊的人，宋謙書眯起眼調侃。

「會長，換個位子好嗎？」田敵呈沒有把這種程度的揶揄放在心上，雖然出口的是禮貌的詢問，卻有種不容拒絕的氣勢。

「好啦！讓給你了，要把老婆好好餵飽喔！」

「這項工作一向不用你操心。」

感覺身邊的座位一沉，邱驤城低垂著頭不發一語。

總覺得今天的小九有點怪異，雖然口氣溫和，但每句話都帶刺，讓他原本預先想好的腳本不知該如何展開。

這時，一包剛開封的牛肉乾遞到他面前。他怔怔看著自己最喜歡的品牌商標，肚子又咕咕叫了起來。

而田敵呈不知是真的沒聽見，還是假裝沒聽見，仍一副神態自若的模樣。「你睡到我們去找你才醒，一定什麼都沒吃吧？」

「嗯……」他故意用委屈的聲音回應，果然看到好友皺了皺眉，又從背包裡拿出兩、三樣他最愛的零食。

「這樣夠了嗎？」

他沒回答田敵呈的疑問，先塞了一嘴牛肉乾，再開心的拆開零食的包裝袋，直到稍微滿足了因受虐而吵鬧的胃，才把注意力轉移到看著窗外風景的好友。

「小九，你不生我的氣了嗎？」

「我沒有在生氣。」

「那幹麼不理我？」

「我只是沒機會和你說話而已，剛才大家都在聊天。」他似乎有些疲憊，抱起雙臂閉目眼神。

「你今天差點睡過頭嗎？」邱驤城問。

「嗯，因為昨晚沒睡好。」

「你沒睡好？！」他忍不住提高音量，他倆竟有志一同的失眠了。

「大概是在你那睡習慣了吧！變成會認錯在你家地上的床墊和棉被。」

「幹麼強調地上啊？好像我虧待你了。」邱驤城嘴上抱怨著，其實對兩人能恢復以往的相處模式感到開心。

只不過，他總覺得他們之間，似乎再怎麼努力修補，都還是有察覺不到的裂痕，不知何時會再度龜裂，而且比第一次破損得更嚴重。

希望只是自己想太多了……因為他只要肚子餓，就會情緒不佳又愛胡思亂想。

「小九，你要不要先睡一會？」

「嗯，我是想啊！可是應該再一個多小時就到了。」

「所以你還是趕快睡，等到了我會叫你。」

「好吧！」田敵呈勉為其難的點點頭，旋即闔上眼，身子一斜，就大剌剌將頭枕上邱驤城的肩。「借我靠一下。」

「喂！別拿我當枕頭啦！」他不悅的噙了兩句，見好友不理會他，也就閉上嘴不再反抗。

算了，讓小九好好睡一覺吧！一早就起來打工，還要趕來參與探路的工作，一定累壞了。

漸漸的，壓在肩頭上的重量越來越沉，感覺對方安心倚靠著自己，原本緊繃的心情不知不覺中也跟著放鬆，甚至將自己的臉輕靠在好友頭頂上。

對了！就是這個像動物絨毛一樣的溫暖觸感……他自然的閉上眼，用臉頰去感受乾爽髮絲的柔軟感覺。

自己果真超迷戀小九那一頭自然清爽的短髮！